





第一九六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論語	孟子	論語	孟子	尊	續	別
筆	音	拾	子	子	孟	
解	義	遺	解	傳	辨	錄

韓愈同撰……一	唐李翱撰……一	宋孫奭撰……二九	宋蘇轍撰……四五	宋蘇轍撰……五三	宋陳祥道撰……六三	宋張九成撰……二二九	宋余允文撰……五一七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筆解卷上

群校官宗人府府丞臣實兆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賈錢

膠錄監生臣蕭章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論語筆解

四書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筆解

臣等謹案論語筆解二卷舊本題唐韓愈李翱同撰中間所注以韓曰李曰為別考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為論語注未成之據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注十卷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書又引為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注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注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于北宋之末然唐李匡又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集一條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讀為寢室之寢畫作胡卦反且

云當為畫字言其繪畫寢室令人罕知其由
咸以為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
問焉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為否然則大中之前
已有此本未可謂為宋人偽撰且畫寢一條
今本有之廡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偽者
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撫其一而遺其一
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意推之疑愈注論
語時或先于簡端有所記錄翔亦間相討論

附書其間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稿本採注

中所未載者別錄為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

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

傳而朱鑑又為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

非所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

以前世無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

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

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

文五百家注以此書附宋令傳本亦稀此本
為明范欽從許勣本傳刻又趙希升讀書附
志曰其間翔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著
名而翔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
李曰亦非其舊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解序

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顛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率多訛舛始愈學大義則示翔翱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制此書也噫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闊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與矣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解序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解卷上

唐 韓愈李翱 撰

學解第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馬曰其言可反復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也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解

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能遠恥辱故近禮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為本

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

不死則得禮矣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韓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

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

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過可尊

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二

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為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者失其大端

為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包曰蔽猶當也又曰歸於正也

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為當非也按思無邪是魯頌之辭仲尼言詩最深義而包釋之略矣

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虞門人學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爾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

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韓曰天命深微至賾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惟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三

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

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韓曰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

也

李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興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刪修禮樂詩

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孔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

韓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

不足為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已之新意

可為新法

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

新義同孔謂尋繹文翰則非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四

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不周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

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

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

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孔曰文質禮變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

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

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

馬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

之義其深矣乎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五

八佾第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馬曰救止也也曰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者乎

韓曰謂當作為字言冉有為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

問禮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也曰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盡敬與不祭同

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

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

吾不與祭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尤於上下文乖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廟享

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六

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為重爾文公既不行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於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亡此禮

李曰襄二十九年凡三正月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

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也月即謂之告朔蓋二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蓋當時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無者惟朝正不俾

周公廟享爾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七

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可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惟義所在其旨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懷惠思惠也

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李曰君子非不懷土也知土均之法乃懷之矣小人只知土著樂生之惠殊不知土之德何極於我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參也魯是其忠焉參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嘗言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聞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包曰數謂連數之數

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遠也豈以速為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之數

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友頻瀆則益疏矣包云速數非其旨

公治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付

已知時變

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為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付已知時變斯得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如也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爾

韓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既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包失其旨

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為差別子貢言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絕遠謙云得具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慮門人惑以謂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云也

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回

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

予與何誅舊文作晝字

韓曰晝當為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

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又曰於予顯是言宰

予也下文始吾今吾者即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予與何誅并下文於予與改是二句先儒亦

失其旨吾謂仲尼難以宰予高閑晝寢於宰予之才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十

何責之有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為太過使

改之不晝亦可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

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

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

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

非子貢之深蘊其知天人之性乎

雍也第六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馬曰人之生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

曰罔周正直是幸也

韓曰直當為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

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古書德作惠少矣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剛柔共成焉無是一者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十

必有咎况成無之其能免乎包謂罔枉正直則罪無

赦何幸免哉馬言自終又非生也之義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

時之

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諱是

也有師道焉得天子禮樂吾舍魯何適是也然霸道

可以至師道師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

非限之以器也故下文云觚不觚言器不器也觚哉
重言不器所以臻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

不違道也

韓曰畔當讀如偏僻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簡約禮稱君子之中庸是也鄭
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云哉失之遠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天之日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十三

厭之孔曰行道非婦人之事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韓曰天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厭孔

失之矣為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為擲益失之

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

告子路云子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

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李曰古文闕略多為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

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

韓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

不遇嘆其道若老彭而已

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為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

非謙詞蓋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惟伊傳餘固蔑稱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十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

皆教誨之焉

韓曰說者謂束為束帛脩為羞脯人能奉束脩於吾

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為束羞則然矣

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

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李曰誨人不倦此其旨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鄭曰父子爭國惡也孔子以夷齊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為衛君而已

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

論語集注

上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稱賢且仁誠非定論

韓曰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不可槩窺其極

孔曰雅音正言也鄭曰先王典法必正言其

音然後義全

韓曰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爾

李曰孔鄭注皆分明但誤一音字後人惑之蓋一時門弟之所記錄云子所雅言即下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云爾其義煥然無惑

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王曰慙懼貌絞刺也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上

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勞為慙過則為亂為絞絞確也

李曰上篇云禮之用和為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今言恭必企而進禮不可太過大抵取其制中而已乎

韓曰上篇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

正謂言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包曰興起也禮所以立身樂以成性

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於吟咏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

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

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布德廣遠

民無能識其名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

李曰仲尼稱堯如天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卷六

天彌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與此義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包曰寡能及之故希言

韓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三者之

道也

李曰上篇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仲尼凡

於道則無不言但罕有其人是以罕言爾上篇云必

有之吾未之見此罕言之義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王曰不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也

韓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實子絕二

而已吾謂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即是無有

已身也

李曰非弟子記之繁傳之者誤以絕二為四也但見

四毋字不曉二義而已亦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雖

四事其實二事云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河出圖今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卷六

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遁八卦是也

韓曰王道盛則四靈為畜非但受命符爾

李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云籀韶九成

鳳凰來儀皆言王道太和及此矣聖人傷已之不得

見非受命祥瑞爾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包曰恍惚不可

得而形容孔曰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韓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回首自謂雖卓立未能及夫子高遠爾

李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爾尚未可權是顏曰自謂明矣孔義失其旨

子路使門人為臣鄭曰子路欲使弟子行為臣之禮也

韓曰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是責子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十八

路欺天吾謂子路剛直無詔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爾本謂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

李曰卿大夫稱家各有家臣若與臣隸隸臣臺臺臣僕之類皆家臣通名仲尼是時患三家專魯而家臣用事故責子路以謂不可效三家欺天爾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

韓曰孔注猶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

者經權之權宜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

李曰權之為用聖人之至變也非深於道者莫能及焉下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仲尼思權之深也公羊云反經合道謂之權此其義也

鄉黨第十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吉服即皮弁服也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十九

韓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

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

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凶賓嘉爾

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饗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韓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觀饗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讎適會時當在阼階爾別無異義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周曰子路共之

非本意不苛食故三嗅而作

韓曰以為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為鳴鳴之鳴雉之聲也

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俗儒妄加興義不可不辯也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
卷上

二十

論語筆解卷上